司馬文正公集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4
A1
1744
v.7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七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十五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皋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叢脞爲非葢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

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孶孶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

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汚潤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任守忠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竊聞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宮自以爲功仍受中宮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來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畏憚益恣巧諂公取官物自眊私恩贊導椒房首爲侈靡既求權寵又分厚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

守忠懷姦罔上諂佞貪惏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爲讒慝
交搆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
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敎中
宮爲不順陷陛下爲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
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
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内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
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
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
福若不早除恐别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

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守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廹於忠懇不能自己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諛諂詔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畧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為不少而資性貪婪老而益甚盜竊官物

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歛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胷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擿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丐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

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

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旣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絶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纘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闚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

立有負恩之謗交搆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
頼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
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
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顔順意報荅盛德恢廣令譽而相
時隨勢斗陡通異炎凉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
陛下之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
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怏成疾守忠但
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
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輙爲皇后

畫策並不禀問皇太后矯傳敎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旣取恱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己身收其重利爲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謾爲姦恣横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取進止

言程戡施昌言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爲備之

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畧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路經畧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懦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闕一旦警急必敗大事譬如開門揖盜以肉餧虎臣竊爲國家危之伏望朝廷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祿之臣取進止

言內侍差遣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曏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己曾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內內侍省都都知

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頼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承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勾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爲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

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治平元年上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鎖廳舉人試卷兌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

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荊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

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
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
六人䕫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
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
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
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
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
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
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

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

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荊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

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彝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

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戸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因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疏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用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

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狥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狥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狥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尚以爲有所嫌疑卽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

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爲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季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短長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衮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七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八

臨汾後學劉組曾鐫

章奏十六

言講筵劄子治平元年九月三日上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奉聖旨令自九月初五日後逐日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選日講筵臣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銳精學問之時而五

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爲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事而已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錫賚而已若果如此臣竊爲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仍下詔戒勗宗室使之嚮學倘陛下不以身先之則宗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爲陛下若别有所爲未暇開講則且俟他時亦未爲晚若旣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取進止

乞講尚書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伏覩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

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尚書取進止

言除盜劄子治平元年十月十日上

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戸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行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寛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

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刼盜斛斗者小加寛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刼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長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刼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寛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慎毫釐之失

為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迯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勑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飢民若有一人敢刼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言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葢言諸侯傲狠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為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

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諠押伴入京諠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諠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耻今歳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塞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狠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朝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

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戎
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
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疎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
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
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
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
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
暇而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軍等州霖雨

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他方餓死溝
壑强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
尚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
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
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
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
曏時有司之罪也往日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
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豐凶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
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

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糴則遣人編攔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刼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顛錯之所致也臣愈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

所奏事理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
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
常平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歷出糶賑貸先救農民告
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爲
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
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糴價立卽止如本路闕少
錢物卽委三司於他處擘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
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
官無閑錢可以趁時收糴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

邊屯軍多處當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糴一碩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他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聖意取進止

言階級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

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
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一陛一級全歸伏事之儀
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
等第相承燦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
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内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
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
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虚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
寛貸是致君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
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寖不

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上陵下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寛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寛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取進止

言舉官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

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
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
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
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此乃前世之令
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忭既而議者皆言數年
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
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
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
人資叙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

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副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叙人外應係陞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叙人中陛下親加選擇㸃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他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言陳述古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十日上

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爲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畧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托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卽時發兵救援致陷没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爲

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戸蕃部皆生長邊鄙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僞材氣勇悍不懼戰鬬從來國家賴之以爲藩蔽今逑古知西人欲來侵擾而自避飜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戸生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止熟戸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况逑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歴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胷臆殘虐吏民不顧

憲典輕侮王命驕暴狠狡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謬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爲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取進止

言皮公弼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十一日上

臣伏覩近降詔書於初任第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擢爲職司既使之久於其事又

待以不次之位此誠用人之要術爲政之首務也然當茲遴擢之初天下士大夫莫不延頸而望拭目而視若得清修孤直之人則皆勸慕爲善砥節礪行不肖者亦化爲賢矣若得貪汚諂僞之人則皆輕巧干進飾貌盜名安恬者亦變而爲躁矣此乃風俗之本原政治之樞機不可以不慎自非有奇材異績爲天下所知未可容易當此舉也竊見尚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爲吏之處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善爲進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啟相尋專用此術致舉主三十餘人一旦首膺茲遴天下之人苟有

知公弼所爲者但私議竊歎憤鬱喑嗚莫敢發言此豈可以稱陛下求賢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望哉若所選之人皆如皮公弼之類乃是開此徼倖之門以爲佞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所有皮公弼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勒歸本任況今中外之官本資序合入三司判官者尚不啻數十人豈得其中全無可選擇者願且選以補郎目三司判官之闕俟果有奇材異績爲衆所知者然後依近降詔書舉而用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皮公弼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皮公弼三司判官公事未聞朝廷施行臣聞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謹廉正廉法廉辯葢言爲吏者雖有六事皆以廉爲本也翼奉曰人誠向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智益爲害葢言人操心不正者雖有材能無所用也今以公弼材能求於朝士之間不爲難得若其貪汚諂僞則罕有其比陛下方欲簡拔英賢待之不次以砥礪羣臣新美大化而得公弼之徒臣恐四方聞之無不解體使廉正之士沈抑而不顯貪邪之人輻湊而競進其於虧損聖政敗壞風俗不爲細事伏望

陛下早追還公弼前所授恩命勒歸東明本任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治平二年正月十三日上

臣伏見新除王廣淵直集賢院外廷之人無不怪駭偶語族談莫知其故或云廣淵以脣舌便佞遊走於公卿之門蓋執政所薦也或云陛下龍潛之時廣淵以文章因陛下故人自薦達素蒙知賞故特加拔擢此二者臣莫知其虛實若果有其一皆非朝廷之美也夫端士進者治之表也憸人進者亂之階也臣竊聞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之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爲第一若以此獲

公卿之知則其人固非端士矣曏以初任通判編排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搢紳已皆相與指目以爲僥倖今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廷之怪惑乎陛下方蒞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寘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王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耻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果嘗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昔漢文帝時景帝爲太子嘗召上左右飲中郎將衛綰獨稱疾不往及即位寵待綰過於他

臣周太祖時世宗鎮澶州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奉及即位衆皆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其爲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爲臣忠謹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以厲人臣之節也所有王廣淵新授直集賢院勅伏乞追還取進止

言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嘗上言乞罷王廣淵直集賢院事未聞朝廷施行外議籍籍至今未已臣備位諫職不敢塞默竊見廣淵憸邪

便佞勤於造請以此之故自幕職入京數年之間得堂除知州今又以特旨直集賢院臣不知廣淵有何才德過絕於人而受國家寵榮如此之速也議者皆言陛下在藩邸時廣淵因時君鄉以文章筆札私有贄獻深自結納故有今日之命若果如此大爲非宜臣聞爲人君者洗濯其心至公至正審察善惡明辨是非忠信者雖有怨讎而必用姦回者雖有私恩而必誅是以羣臣曉然各知所守一心同德以事其上今廣淵若於仁宗之世私結陛下之知則陛下察其爲人果爲忠信果爲姦回若以此獲美官則姦

回之臣欲求進身者將何所不爲恐非陛下之利也自古
以來惟英明之主能知此理伏望陛下追還廣淵恩命仍
嚴加竄謫以懲憸巧之臣用心不一者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八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九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十七

乞罷陝西義勇劄子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

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戸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歷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

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閻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鬭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盪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

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直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歷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弊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

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畧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

陛下盡此策也昔康定慶歷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
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勅牓云但
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
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
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
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
天亘野天地爲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
中縶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
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

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踈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搖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墮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

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更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敎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揀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而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勅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疎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說命曰無耻過作非今雖勅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

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原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雇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即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勑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

倪況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既聞之後不可畏避死
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
朝廷號令有過悞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
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陜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
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
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取進止

乞罷刺陜西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陜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
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

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纔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歷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四邊事

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糶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

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
已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歷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
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
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
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寛恤民力
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
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
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
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

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陜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葢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歷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没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

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甌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歷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

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即將
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
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
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
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
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關弓彍弩坐作叫
譟眞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夏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
守夏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
其軍員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

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
國家計驚擾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
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
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剌陝西義勇
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
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如在湯
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畧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

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夏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

美以爲眞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夏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名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夏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夏寇敗退今既有義勇

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夏冦曾深入囯
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
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
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
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
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
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陜
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勑命已行不肯遽
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

時搔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似勉强變更不可久汙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别擇賢才而代之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

臣昨日上殿爲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陛下宣諭臣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祇大也葢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

征盍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凶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爲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

將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
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
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
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
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陜西一路
之民小大遑遑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
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
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
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

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爲主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爲是爲非若其是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陜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爲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取進止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二月五日上

臣近日累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於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尚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

乞降黜第二第三第四狀 闕

乞降黜第五狀

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副使詞頭責

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柅樞密副使恩命臣鼎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公輔密啟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行之後公輔奏章止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進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議繫宮親人鏁應狀 治平元年上

先准嘉祐三年八月二日中書劄子供繫宮親授班行人云云右看詳繫宮親人並是三代食祿之家有人保任方

得充選比於工商雜類納財授官之人流品殊勝其中固有奇才異行可以進用豈可止以連姻帝族遂同贓私罪犯之人不得鏁廳應舉求諸義理全無意謂欲乞今後應與宗室女爲親補轉班行者如别無事節違礙科場條貫並許依其佗武臣例鏁廳應舉以廣求賢之路

乞降黜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九日上

臣近曾六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陛下之意蓋謂臣一言不從遽求引去太爲容易臣之愚心非敢獨爲曏來一事而已臣聞爲士者苟得位於朝必

能獻可替否致君堯舜躋民仁壽今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不能悉心竭忠以補益明主使國家綱紀寖以隳紊百姓困窮衣食日蹙戎狄悖慢軍旅驕惰比於臣未作諫官之時未見有分毫之勝然則臣之不材較然可見豈敢不自愧恥尚竊寵榮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九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十八

言招軍劄子治平二年二月五日上

臣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饑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爲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北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不爲難知

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取精銳故能征伐四克混一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旣以金帛綏懷戎狄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歷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卽目係籍

之兵已爲不少矣何若更復直招禁軍及招饑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與不曾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爲有餘爲不足乎此蓋邊鄙之臣庸愚怯懦無他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有敗闕歸咎於已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爲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顧囷中之粟筩中

之帛所餘幾何而惟冗尸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羣臣既不能為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為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沉瘵何時當瘳乎臣又聞郎目災傷之處軍無見糧煮薄粥以飼饑民猶不能給况刺以為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畎畝農民止因一時饑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為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願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應

在京及諸路並且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使之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斛斗救接農民俟向去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臣自陛下踐祚以來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瞽言浼瀆天聰陛下未嘗爲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如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耻居位而不言不耻多言而見厭也取進止

言錢糧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近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例皆闕絶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拾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窘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為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邊鄙有急興兵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曏時官吏之罪也何則曏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為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

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弘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置饑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爲意矣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災傷則何以異於陳許潁亳之民也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爲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倉庫充實又不殘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畧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名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乏公私皆

困何故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有可取者卽爲之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材幹出羣者以爲轉運使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令三司撮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聞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稍多卽令勘會如別無姦巧欺謾及非理賦斂而致增羨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褒賞累經褒賞者卽別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卽令詰問如別無大故災傷及添屯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卽永從黜廢誠

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有水旱蝗螨之災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

言西邊上殿劄子治平二年上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往在緣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

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為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

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與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戸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戸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鬬若先事剪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蓄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姦謀得成竊恐其爲國家之患未

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戎狄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畧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名對從容訪問以

卽目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卽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有可取者卽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畧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隋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雖北取燕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畧制戎狄之侵侮其不沛然有餘裕哉取進止

論修造劄子 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內中自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並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畧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卒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新臨天下惠

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修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皆厚有產業之人毎遇押竹木綱散失賠塡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材木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寬民力自修造倍多諸場材木漸成減耗本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致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者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爲之愛惜乎況即今在京倉庫疎漏

甚多皆以上件數處興工占使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壞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府庫爲次居室爲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愼其所習今聞所修三位規模侈大又復過於祖宗之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應大內裏外舍屋卽目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修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修整早令畢工不得過爲宏壯且令那減匠人

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有諸處監修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磨勘及轉官酬賞以塞泰侈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取進止

爲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明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

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
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
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
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
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
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
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旁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

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言孫長卿劄子 治平二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伏聞前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

路都轉運使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舉措煩苛致熟戶蕃部叛亡幾盡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臣謂朝廷宜嚴加譴責以儆羣帥不意今日更褒以寵名授以重任外廷聞之無不駭笑如此何以使羣臣舉職邊鄙獲安伏望聖慈速改前命數其無狀於遠小處責降庶今後封疆之臣稍有所畏取進止

言孫長卿第二劄子

臣近言前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守邊無狀宜加譴謫不當更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不蒙朝廷省察

臣竊見陛下近者面諭執政以中外臣僚多不修職業令降詔書嚴加戒諭此誠致治之本然臣愚以爲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信不若不言之爲愈也長卿本以錢穀常才驟蒙朝廷拔擢數年之中官爲丞郎位爲元帥智力淺薄用過其分不曉軍政不達蕃情處事煩碎衆心不附是致熟戶蕃部各思離叛受趙諒祚誘脅去者極多而長卿掩蔽欺謾不一一聞奏慶歷中元昊背誕環慶所以獨不被兵者以熟戶盛壯爲之藩蔽也今因長卿失於撫御散亡殆盡居官如此可謂失職而

朝廷更加寵秩委之重任賞罰如此雖復日下詔書又何益也臣愚伏望陛下黜不職之人當以長卿爲始則羣臣無不悚慄不令而行矣取進止

言北邊上殿劄子治平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

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猶以二人所爲
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
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
三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材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
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刼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
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旣不追究而守邊之
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
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
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捐百萬

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
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旣安之基而執事之
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
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
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
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别選州將以
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
虜民則戰鬭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
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旣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

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有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窮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一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十九

上皇帝疏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葢言王者爲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祇順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

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瀰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席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

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佗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

陛下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厮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請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旣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讓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爲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爲

牲粉骨爲藥庶祈早瘳以覩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恨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爲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葢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

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會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旣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母棄

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寛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愬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内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予奪動循舊例

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幸意差除非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猶己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

湯而卽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爲美所惡者視善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

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佗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較其勝負臣

固知其不敢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

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獘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為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為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

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節用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四日上

臣竊見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茲復遇大災畿內秋田蕩無子遺倉廩儲蓄率多敗壞府庫錢帛散用將盡誠恐今冬饑饉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爲憂今取之於內帑則內帑已虛收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斂之於下民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爲計臣愚以爲若非陛下

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答天意感慰天心使昏墊者忘其悲愁餓死者無所怨嗟也臣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舊例爲言出六宮冗食之人使之從便罷後苑文思院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羣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止於奉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

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
匏席用藁秸況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爲不可減乎凡此數
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固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
謀之也取進止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
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訕訐者固
可優容之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
下百餘封每戒敕閤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

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
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眞宗時得張知白
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績景德元年
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
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
法者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期依祖宗舊
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
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
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

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取進止

言濮王典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扉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三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

人所以彿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勑旨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

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

王稱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取進止

乞改郊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上

臣聞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

一郊仍於其間改用佗禮者甚衆豈奉天之意有所倦畧
哉葢事有不得已者也臣竊見國家帑藏素空重以暴雨
爲災圜丘之側流潦尚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儀仗法物
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恐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
漂沒失其生業屋宇敗壞衣褐俱盡陛下儻欲別加賑救
亦恐力所不支昔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下詔東封尋以火
災而止更用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圜丘亦以事故更
用明年祈穀今災變至大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
更若因此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

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減省太費安慰衆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爲可願決意早行之取進止

乞不受尊號劄子 治平二年九月五日上由是羣臣五上表終不允

臣聞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悅順竊見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睿智聰明徽柔懿恭享此鴻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爲災五稼漂沒編戶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心況尊號非

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適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裨益萬分之一也取進止

辭龍圖閣直學士狀治平二年十月六日上

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勅命除臣依前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塵忝諫職於今五年曾無絲毫裨益盛德自非聖德含容豈免誅責每自循省心不遑安鄉亦屢曾奏陳乞補外任天聽未允黽勉至今

不敢頻有祈請以取煩瀆之罪豈意大恩復加褒進慙懼失措若墜氷炭臣雖庸愚何敢膺受伏望聖慈矜憫曲從所欲許臣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使竭其駑蹇之分以酬天地生成之施臣不勝大幸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勑告不敢祗受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二狀

臣近曾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勑告不敢祗受自後未奉指揮者臣伏覩真宗皇帝天禧元年初置諫官詔書節文候及三年或職

業無聞公言罔覿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供職到今已涉五年智能淺薄志氣庸懦不能闡發大猷補助聖政竊祿偷安虛損歲月譴黜之典已爲後時今乃使之叨冒寵名仍留舊任臣猶自愧況於佗人是以瀝懇自陳庶幾燭察若朝廷矜其愚昧采用天禧詔書特行責降伏乞依臣前奏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所有除龍圖閣直學士勑告不敢祗受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三狀　尋得旨免諫職餘依前降指揮

臣近兩次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准

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便令受告勑者臣承乏諫職首尾五年自國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性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樸忠與人立敵前後甚衆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容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如處沸鼎之中思寒泉之救但以職當言路不敢無故求出盤桓强留以至今日不意朝廷更加奬擢授以美職仍居舊任既荷寵祿則猝無得去之期禍敗罪誅必不可免是以人用爲喜臣獨爲憂人用爲榮臣獨爲懼四顧徊徨無所伏竄進退失圖誠可矜哀儻不訴于君父使

之何所依投伏望聖慈憫其久在諫職使得息肩於外依
臣前奏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所有新除
龍圖閣直學士勑告更不敢祗受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一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十二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十

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十月上

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群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猝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

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辯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懷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取進止

乞令選人試經義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院流內銓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十道各從

其便其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大率皆乞試詩其間甚有假手於人眞僞難辯就使自能作詩辭采高妙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爲殿最臣欲乞今後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爲一等并所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京官與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家便差遣合入家便者與先次其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即聽依

舊制只寫家狀讀律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
亦近於先王教冑子之術也取進止

論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劄 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上

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爲安
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既爲仁宗後於禮不得復
顧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
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爲榮邪以爲利邪以爲有益
於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爲皇者自漢
哀帝爲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爲之哀帝追尊其父定

陶恭王爲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爲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爲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爲親受仁宗之命爲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爲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餙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

自以歸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責誠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為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於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海內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建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為諫官然歸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取進止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者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狥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

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為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輩逐之臣恐累於聖體所損不細閭里之間心非竊歎者多矣况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為耳目之臣葢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

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為之別改近
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留傳堯俞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近曾上殿蒙聖恩宣諭以濮王稱親事云此親字官家
亦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
知陛下至公本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為政府所誤以致
外議紛紜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
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昨日忽聞侍御史
知雜事傳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

汾州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胸臆臣竊惟陛下春秋方壯聖德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受孤恩之謗違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權止於遂政府數人狠心而已不知于陛下有何所利而爲之臣不勝區區深爲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歡欣誹謗之語更爲謳歌矣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上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尚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二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錄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具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歸於陛下卽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豫戒追尊祖父之事及

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
傳堯俞甫過大祥即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
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爲衆人手撰
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
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
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歸所上疏竊慮
年月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呈取進止

乞責降第四劄子 次日中使劉溫直宣赴邇英閣上面諭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

責降未蒙開允今又准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
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供職者臣仰荷
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
不敢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
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
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
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唱率眾人共為正論終則顧惜
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為人
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

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議祧遷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上

臣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嘉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爲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按王制

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於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於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於後世臣愚以爲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亦當遷於夾室臣既承詔旨令得與議不敢不盡所見以對伏乞朝廷更賜詳擇今錄嘉祐八年奏議一本謹具狀繳連奏聞

辭翰林學士第一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上

臣竊聞已降勑告在閤門除臣翰林學士者臣聞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從仕以來佩服斯言不敢失墜頃事仁宗皇帝蒙恩除知制誥臣以平生拙於文辭不敢濫居其職瀝懇固辭仁宗皇帝察其至誠遂賜開許今翰林學士比於知制誥職任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稱聞命震駭無地自處况臣於先皇帝時以久宦京師私門多故累曾進狀乞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後值國有大故及所修君臣事迹並未經奏御以此未敢更上文字日近方欲再有陳乞不意忽叨如此恩命臣雖頑鄙粗能自

知非分之榮必不敢受伏望聖慈察臣非才不堪此任特
賜哀矜遂其微志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
若此數處未有闕即乞於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如
此則上不累公朝之明下不失私家之便誠爲大幸干冒
宸嚴臣無任惶恐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臣近於閏三月二十九日曾進狀辭免新除翰林學士恩
命乞一知州差遣至今未奉朝旨者臣切以唐室以來士
人所重清要之職無若翰林自非天下英才聲稱第一詳

識典故富有文章雖欲冒居豈厭衆意臣禀賦頑鈍百無所堪在於屬辭尤爲鄙拙安敢强顏輒爲此職人雖不言能不内愧是用輸肝瀝膽貢實自歸惟仁聖鑒其中悃力少任重懇懼交攻坐炭履冰未足爲喻特遂所志使之自安天地至恩無以過此所有翰林學士勑告臣不敢祗受伏乞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或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干冒宸嚴無任惶恐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十三日上

臣近蒙聖恩除翰林學士已曾兩次進狀辭免乞一知州

差遣奉聖旨不允令便受勑告者臣非不知美官難得詔旨難違然所以須至再三煩瀆天聽者誠以人之材性各有短長人君當量能授官人臣當陳力就列如此則事無曠廢上下得宜臣自幼小以來雖稍曾讀書而禀性愚鈍拙於文辭若使之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至於代言視草寔其所短今若苟貪榮寵妄居此職萬一朝廷有大號令或除拜稍多臣才思竭涸必至閣筆縱使勉强得成其鄙惡必甚以之宣布四方使共傳笑豈惟彰微臣之醜亦恐爲朝廷之羞此臣所以寧犯譴怒之誅而不敢當清華之

選者也陛下若察其至誠知非矯飾特賜哀矜寢罷新命
則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長生成之恩孰大於此況臣自通
判并州得替住京十有餘年去歲兄里身亡孤遺無人照
管臣累曾奏先帝乞家便一官亦蒙聖恩許候修書畧成
規矩卽除外任無何先帝奄棄天下臣哀荒失圖未敢叙
陳近方欲具所修前漢紀三十卷先次進呈然後以私懇
上干陛下聖聽不期忽有今兹恩命誠非愚臣本心所願
憂惶踧踖無所容措伏望聖慈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
絳州或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所有翰林學士勑告

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乞王陶只除舊職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

臣昨日召對蒙恩賜示以吳奎所上劄子爲直除王陶翰林學士家居待罪事臣尋以曾據所見敷奏陛下始欲止還陶舊職後又欲與陶侍讀學士臣當時急據未有以對退爲陛下經宿思之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尚未肯起陛下新卽尊位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有質直之名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起則愈損

陛下之威況陶本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原作御史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起陶既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更有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虛已下問愚慮切以此爲便不敢不奏乞賜詳擇取進止

三六三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十二終